

程明
作品集

安徽美术出版社

任明

作品集

安徽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亚明作品集. 第IV卷 / 李树勤主编. —合肥: 安徽
美术出版社, 2003.10

ISBN 7-5398-1179-X

I. 亚... II. 李... III. 速写-作品集-中国
-现代 IV. J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5821 号

名誉主编: 杨延文

主 编: 李树勤

本卷编委·鉴定: 卢星堂 华 拓

秦剑铭 李树勤

萧 平 周晓光

宋玉麟 张 伟

叶 宁

总 策 划: 叶 宁

法律顾问: 汪 洋

责任编辑: 牛 昕 朱秀坤

责任校对: 司开江

摄 影: 刘肇胜

监 制: 曹 晗

设 计: 何洪兆 卞雪峰 王荣琴 张 斌

制 作: 江苏赐百年广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 版: 安徽美术出版社

发 行: 安徽美术出版社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63 × 1168mm

印 张: 11 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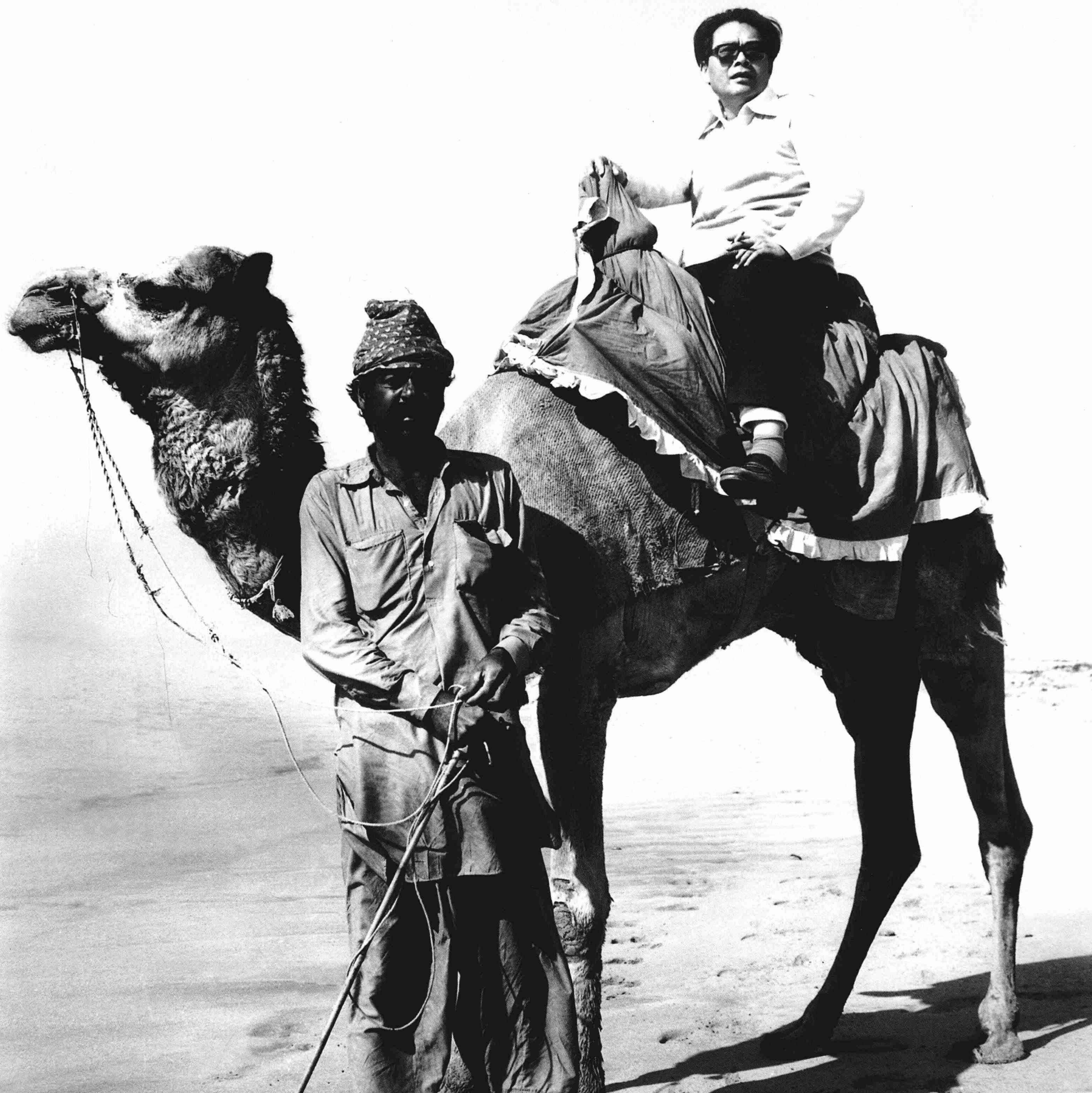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3 年 10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0 月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1000 册

书 号: ISBN 7-5398-1179-X

定 价: 230 元



月無新舊唯圓缺

藝有文野作古今

懷國主山石



前 言

亚明(1924-2002),安徽合肥人,为20世纪下半叶至21世纪初最具影响的中国画家之一。

他幼时贫寒,少年从军,献身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上世纪50年代始,专事中国画研究和创作,成就卓著于人物画和山水画,又深研中国画理,提出“中国画有规律而无定法”。亚明曾长期主持江苏美术界工作,负责筹建江苏省国画院、中国美术家协会江苏分会、江苏省美术馆和江苏省书法篆刻研究会。

他以杰出的艺术实践和理论建树,与傅抱石等人对“新金陵画派”的应时而生起到了重要作用,并成为这个新世纪画派的中坚支柱,进而为中国传统山水画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发展做出了承前启后的重大贡献。

亚明赍志而殁后,我们按他的临终嘱托,对其遗作勿分不卖、整理搜集、广泛征寻、逐次编辑、适时出版、收藏陈列,以代传研究。

故此,亚明画集今后将会以山水、人物、壁画等分数册面世。本卷收入的是亚明先生出访世界各地的部分写生画作。

《亚明画集》编委会
2003年9月

无愧天地

○ 林 壖

初识亚明老师，是我38岁时。当时亚明老师带四画家访巴基斯坦，我是最年轻的一个。亚明老师对我说“你年轻，多画，我来应酬”！多年以来，只有黄老新波老师对我说过同样的话。我于是放胆画画，大画特画，国外十天，灯下画了十多张画，亚明老师细看时说：“再画！多画！”又说：“回国后，先多画一批，暂不回广州，精神可集中一些。”并叫我随他到南京一趟，再画些画，“免得一回广州，事多事杂出不了好活”！我就随亚明老师回南京。亚明老师把他家二楼画室给我用，我可日夜独室画画，亚明老师把小音响也给了我听，还叫秦剑铭带我走走南京，游而食之，谈而笑之，另是一种生活味道。夜来大多十时后，亚明老师回家即上二楼，与我说古说今，说天说地，说人说事，边说边画，画什么？宋明古画，临摹揣摩！

那时，我只是南国一小子，无惊人业绩，突然得到亚明老师的关注和关怀，十分激动，更何况那关注关怀的细致，是我毕生未有的。我自感无功受此关注，而之所以有此关注，唯一可说的是亚明老师热心关怀艺术后人，热心支持艺术后人。他有一种豪气在！有一种壮气在！

亚明老师到广州，住到广东省委小岛宾馆。这之前，他把我在巴基斯坦及回北京、南京画的近40件作品，在江苏画院内举行了观摹。与其说我画得好，倒不如说是对我的一些鼓舞！到广州第二个星期天，亚明老师来到了我28平方米的家里，吃了一顿平淡的饭，在六平方米的“厅”中笑说来日种种，又叫我有空到小岛走走。之所以记得这事，是因为这之前，我从没进过小岛！小岛的森严是非我可入的地方。这以后，我去了小岛几次，细看了江苏画家的大作，得益匪浅，长年不忘。

还是我读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的时候，亚明老师的画作就以其新感人，新的意境，新的技法，新的题材，着着精彩！他画的延安老农如山的形神，回娘家的新嫁娘，新绿一片如浪的梯田，如今仍历历在目！亚明老师的画，在我年青时，时时使我眼睛一亮，激动得很。巴基斯坦之行更使我受了很大的震动。38岁之前的阅历使我少言少说，虚言虚说，空言空说。跟亚明老师这时日，听的、看的、闻的、想的，使我明白了做个艺术家、做个画家应该有胆量、有天职，把自我架上良心的天秤，看那波动，定我所向，做我所思，画我所爱！如有压力就当成新的开始，活着要有说法！自己要说得通，天地也说得通，这才大致差不离！说真的，亚明老师是我心目中的一条汉子！亚明老师是有气魄、有气概、有分量、有重量的大艺术家！亚明老师有画才、有文才，言之有物，笔下有势，喜怒谈吐，有道有史，有趣有思。

我一直以为，亚明老师是大器，是大柱！

我对天大声说，亚明老师无愧天地！

2001年5月写于广州

（本文作者林壖先生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广东省文联副主席、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广东画院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画家。1978年曾随亚明先生出访巴基斯坦，后又多次重访该国，1984年获巴基斯坦总统颁发之最高文化奖“卓越勋章”。）

亚明 异国写生及其他

○ 李树勤

1984年6月，正是亚明先生心情很不愉快的时候。我带了他访问北欧五国回来后画的60幅作品到他安徽老家作汇报展，初展示于稻香楼，随之又展览于安徽画廊。当地省市党政负责人及美术界友好都前往观展，他们很是为这位合肥籍的著名画家骄傲。省委书记对我说，安徽人民非常欢迎亚明同志回家乡工作和居住。故宫博物院一位正在皖的副院长看了作品后说，亚明以自己作品的成就树立了他在我国美术界的地位，这是已经肯定的和不可否认的。

第二年，也就是1985年的冬寒未尽的3月，我又和秦剑铭陪同亚明先生将合肥展出的这60幅作品，赴京再展于中国对外友协的租展场地北京工人文化宫。有关方面负责人汪锋和某部原副部长姚公对我说，展览要搞就要搞好；香港文汇报老总要我尽力把亚老展览的事情办妥。当时已是著名山水画家的杨延文和新华社的小尹帮我做了许多展览的事，真可说是全心全意了。开幕那天，中央党的、顾委的、人大的、政协的领导习仲勋、杨尚昆、王震、方毅、黄镇、彭冲、谷牧、廖汉生、杨静仁、马文瑞等与许多在京的文化、美术界名人、部分外国驻京使节及港澳要人挤满了大厅。记得大院里停的小车就有近400辆，北京市公安局一位局长满头大汗地对我说，展厅的事今天由你管，院子里的事我管。这里里外外有2000多人，出点事不得了。这种展览盛况，我们从来没有碰到过。正在外地视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方毅同志叫秘书打电话给我说，他要赶回北京主持画展的开幕，他说我们新四军里出了这么一位有成就的画家，这是很为革命队伍增光的。方毅同志对画界情况很了解，对各省著名书画家也很熟。他还给我介绍了沈阳的书家沈延毅、湖南的篆刻家李立，他的常用印便是李立所篆。有一次方毅同志对我说，从某种角度来说，真正从我们革命军队中走出来的著名中国画家只有两位半，一位是石鲁，一位是亚明，还有半位是黄胄，黄胄是解放前夕才参加解放军的，可说是半位。他们三人中亚明是最不容易的，他出身贫寒，没有很好地上过学、拜过师，他完全是我们革命军队和党培养出来的中国画家。

亚明先生几经周折、一言难尽的北欧五国写生北京展，是他生前唯一一次在祖国首都的个人画展。这个展览成了首都各界名流的一次空前大聚会，周而复、刘开渠、蔡若虹、华君武、古元、李可染、李桦、王琦、启功、张君秋、胡絮清、蒋兆和、吴冠中等都是挤在人群里看完了展览的。李可染先生拄着手杖对亚明说，亚明啊，别人的展览我就看前面几幅，你的展览我可是从头到尾一幅幅看完的啊。我送可染先生出门时，可染老对我说，告诉你们老师，人以画传，其他事不管它；我听后笑了笑，心想这位老先生是不是听到了南京的什么传言。那位字写得不错的相声演员姜昆还带了一伙铁嘴和名演员在展厅里走动助威。华君武先生开玩笑地说，中国美术界有两位总理级的画家，一个是亚明，一个是黄胄，上自党政军各级领导，下至乡镇各色干部，他们没有调动不了的人。挪威驻中国大使阿·阿内森似乎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展览场面，他激动地表示一定要邀请亚明先生再访他的祖国。

这个展览还未结束，我因私事急返南京，翻看南京的报纸，均未见刊出新华社为这个亚明先生的展览发的新闻通稿。我找到《南京日报》一位负责人，将一篇有关展览的报道交给他，问他是否可用，他说听讲南京各新闻单位最近都不报亚明的消息，我问此事是否省委有文件或哪位省领导有指示，他说这

倒没看见；我说《南京日报》大小也是份党报，应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总不能听传言行事吧，中央各报、中央台、新华社都发了这个展览的消息和专访，难道你还怕犯什么错误；那位负责同志随即说道，你说得也有道理，那我们明天见报。1985年3月22日，《南京日报》刊出了我写的《中西融合境界新一—亚明访北欧五国在京展侧记》；不过这篇文稿中原来的一些热闹话语，被我报社的那位朋友改了不少，他可能考虑照原文见报有些人会不高兴。

以上可说是旧事重提，因为入编这本画册里的许多作品，正是亚明先生1983年9、10月间，由国家对外友协组织他作挪威、丹麦、瑞典、芬兰、冰岛五国之行后的作品中的一部分。

我本人也算不上是亚明先生的学生，他画他的国画，我搞我的版画，只是哪里有好吃的他带着我，哪里有好玩的我跟着他。记得1964年他在宜兴分水墩搞社教时我跟了去，他每天晚上在公社小土楼平顶上的月光下，谈他对石涛的理解，讲他对中国画发展的看法，说得我都睁不开眼了，他还在侃侃而道。所说的我虽然在笔记本上记了一些，但大部分都没有记到心里去，所以他的那些学生中，要是算上我的话，就算数我最没出息，既没有当官，也没有成什么大师。不能说我笨，但绝算不上是聪明人。我之所以跟着亚明先生这么多年，好像还不是为了向他学画，只是当年我一个人在南京，觉得需要一个人管着我点，这个人我最终选择了他。这也是一种缘分吧。有什么事我都向他请教，用亚明先生自己的话说：“我教你怎么做人。”

其实，直到亚明先生去世，很多怎么做人的道道我都没有学好、学会。

他真诚地待人，不管是年老的还是年小的；他真心诚意地尊重老知识分子、老画家。他如何对待吕凤子、傅抱石、高二适、林散之、萧娴等老先生，别人已有不少回忆文章谈及，并已成为佳话；那位黄养辉老先生，1962年在紫金山藏经楼时，处境不能说好，谁都没有把他当成回事。亚明先生常对我们说：你们要尊重黄养辉同志，他那么大岁数能做到客客气气，不耻下问，有时什么事还问问你们，你们要好好向他学习才对。画家傅小石在藏经楼时，因为“右派”的问题，痛苦埋在心中。亚明先生对我说，小石是很有才华的，你们不要疏远他。小石好酒，有一次藏经楼聚餐欢迎华东地区美术工作会议代表，我把餐桌上的空酒瓶都拿回来交给傅小石，他躲在小房间里空酒瓶口对空酒瓶口，足足空了两瓶酒，因为喝酒的那些人是顾不上把酒完全倒干净的。我那时觉得小石是绝顶聪明的，那年头，能搞到点好酒是很不容易的。我现在想，当时江苏美术界的主要负责人若不是亚明，黄养辉、傅小石先生等等是否也是这么幸运。有一位老同志对我说，1953年1月，江苏建省后，亚明作为党在江苏美术界的负责人，那真是党说了算的年头，可以说是实际上的江苏画坛的主心骨，没有他可能就没有江苏美术界新老画家的大团结，也就没有江苏美术解放以后的繁荣局面，至于有没有所谓的“新金陵画派”和那“二万三千里写生”就很难说了，就像那时西安要没有党员画家石鲁，就难说有“长安画派”一样吧。

亚明先生早魏紫熙先生数日归天，而魏紫熙先生去世后，在他的告别追悼会上，魏老的后人最后念答谢词时，其中特别讲了几句话，大意是说感谢亚

明先生生前对魏紫熙先生和他的家属多年的关心和帮助。我想，凡是了解江苏美术界近些年情况的人，都会为这几句话深思和感动。我又想，这几句话既是魏老家属的心意，也代表了魏老生前的本意，更体现了那一辈老画家之间的情谊。

人可以少点骨气，但不可以没有点良心。没有良心，必然生成一种邪恶之气。有些人正是正气少了点，邪气多了点。亚明先生去世后，省国画院的数名曾经的学员，轮流为他守灵。几天后，省市党政领导李源朝、梁保华等与南京、北京、安徽、广东、上海及海外人士1300余人参加了送别亚明先生的告别会，这成了南京殡仪馆建成以来从没有过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告别追思会。他的许多学生是流着泪跪在地上，在新四军军歌的乐声中为他作最后送行的，而这又不可能是一些人事先所想到的。公道自在天地间。

许多年前，国画院的一个学员出了点纰漏，有的人几次提出把他送公安局算了，而亚明先生作为画院主要负责人就是不点头，他曾私下对我说，把他送公安局太容易了，我一个电话，公安局就可以把他抓去关几年，可那样不但是报废了一个人，也把人家全家给毁了。这个学员现在海外，也算是很有点成绩的人了。

文化大革命中，亚明自己还没有“解放”，一个冬天的晚上我去看他，已经八九点钟了，他拿了瓶酒带着我跑了40多分钟去城西看望一位被“打倒”几次的老同志。一个被打倒的不断开导、安慰另一位被打倒的，当时这位老同志可说是被感动极了……几年后，我曾问亚明先生，某先生原来与你很不錯，是你千难万难地把他调到画院，怎么弄的现在对你倒有那么多意见。亚明先生说，他对老某有意见，看不惯老某，总叫我搞搞老某。老某自小身世艰难，有今天很不容易，他就是个画画的，我搞他干什么呢。我不能今天搞搞这个，明天搞搞那个；有些人自己被人搞时觉得受不了，一旦自己情况好了，就老想着搞别人。这实在是咱们这时代人的一种悲哀……反正我是不会去搞别人的。

1982年，我受亚明先生委托，从北京到西安去看望病中的石鲁先生，方济众先生陪同我去的人民医院五楼。在我们东啦西扯中，曾身遭大难的石鲁先生提到五七年“反右”时，亚明领导的江苏美术界没打一个“右派”，就这一点，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就应该给亚明重重地记上一笔。在那个年代，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见石鲁先生十指和十趾都朝后翻着，他告诉我，那是他惨受迫害后，服用了抑制神经的药物后的副作用。这不能不令人心酸。我们常说“以史为鉴”，但愿以往对石鲁、亚明先生等人发生的那些不公不再发生。

看一个画家的成就，而不了解之所以有此成就，那就不能全面地、深刻地对这个画家作出评价。谈亚明先生的画，就不能不说说他的经历和为人。中国画界画得好的画家简直太多了，而像亚明、石鲁先生有那样多的画外故事的人真不多……至今我常常怀念亚明先生、石鲁先生。在江苏现代画坛上，亚明先生可以说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人物，历史会对他作出最公正的评价。

亚明先生第一次出国访问是1953年6月的苏联之行，那年他29岁。这个访苏友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多为各省党政方面的文化官员。访苏归国不久，江苏人民出版社为他出了一本《亚明访问苏联速写画辑》，别看这本册子小，当年在江苏可是前所未有的。而亚明先生觉得自己访苏最大的收获是从此选定了自己的艺术方向：在苏联东看西瞧后，深思自己要在艺术创作上有所成就的话，必须改走中国画之路，在中国画的继承发扬上下功夫。他把过去还留着的一套木刻刀，拿去做了扎鸡窝的工具。

1973年，文化大革命还未了断，经历反复批斗的亚明先生，可能是与他以往的革命出身有关，且经审查无敌、特、叛徒和其他犯罪之嫌，受命率中国美术代表团出访越南，时在这年的12月10日至第二年的1月27日。在国外的战火中和国内的风风雨雨中，他不失时机地画了大量写生作品，这些受到中越两国人民欢迎的画作，是他上世纪70年代的重要艺术探索和实践，他把“新金陵画派”的笔墨情韵与越南的山山水水融会在了一起，畅快淋漓地展现了他劫后余生的精神风貌，并为他此后屡赴海外，挥笔描绘异国山川、民情作了先期思想和技术的铺垫准备。现在能看到的亚明先生的越南写生作品总数约150余幅，山水、人物都流溢着他奔放、生动、清丽、豪迈的才思激情，反映出他对英勇越南人民的由衷钦佩。

五年之后的1978年，55岁的亚明先生受命再率中国美术家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接着，便开始了他穿梭世界的多次访问写生。除北欧五国外，亚明先生曾先后出访过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俄罗斯、德国、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瑞士等国及香港、澳门等地。

1999年春，我去苏州东山探望亚明先生，他交给我一封信，是他在加拿大的一位朋友约请他赴加休养和兼带写生创作。我返宁后，即着手安排他的访加事宜，待事办妥，他却患病且重，并于5月18日在上海动了手术，赴加之行成了他永久的憾事。

亚明先生去世后，我们约略算了一下，他的全部国外写生、创作作品，大概有600幅，分别为访问越南写生150幅左右，写巴基斯坦画作100余幅，访北欧五国画作70幅，写日本画作100余幅，写新加坡、马来西亚作品20幅，写美国画作20幅，写澳大利亚画作10余幅，写英国、意大利、奥地利、瑞士等其他国家作品30余幅……对有些以国外画题所写就的作品，他曾反复画过多张，如画巴基斯坦的《卖豆翁》、《卖鹦鹉》、《赶马车人》、写日本风情的《藤娘》等等。他似乎对巴基斯坦的一些百姓生活特别感兴趣，那些卖豆翁或卖鹦鹉的人，其心境似乎不是在“卖”字上，与其说他们是在卖东西，不如画他们是静坐在那里洞察和寻找生活中失去的什么东西，在人来人往的人群中，寄托着一种无求的心灵情态……亚明先生去世前，曾对我说过，革命革了一辈子，现在才知道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他在东山住处还写有一幅常挂的对联是：读书写字画画，观云听雨喝茶；亚明先生60岁以后，常思考的问题是人生之道、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以及人类文明中艺术的地位、中国画为什么产生在中国而不是产生在别的什么国家……他说不对这些问题反省，就难道明符合中国人审美心理的中国画的理法。晚年的亚明先生对艺术的思考、对人生价值的回顾，已由文化的角度转向了对人类文化深层哲学意义上的深悟。他说

现在中国画界争论的问题，多是中国画的一些基本常识问题，还未从根本上去探讨中国画的原本之理……有些人无知而无畏，什么话都敢说，什么口号都敢提，什么牛都敢吹……而不管你怎么吹，中国画依然会以自己的文化发展规律而发展；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画的振兴将随着中华民族的重新振兴而振兴，随着大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画中国画又不是造原子弹，要和外国人比个高低，你把画画的手艺搞好了再吹不迟，画不好又要胡吹，别人就会说你有图谋不轨之嫌了，那真是害人又害己……林散之从来没有想过要创造个什么学派，甚至都不知道还有个书法家协会的组织，可他的字将千古流传，他如果成天想着跟外国人“接轨”就完了……手艺要精，做人要诚，不能假大空。

要说亚明先生与外国接了轨的话，那他是坐着外国人造的飞机，去看国外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了解他们的历史、现在、甚至即将的未来，体验那里的山山水水、社会风情，及至由之而生的和中国不同的人文文化特征；而在他的笔下洋溢出的独特东方文化风格，体现了一个中国画家对西方文化特有的文化心理感受。这种文化感受是东西方文化的心灵交流之桥，是东方艺术渐进国际的新开端。当今世界文化主流绝不是像有些人说的只西方文化一脉，中国文化要向西方文化靠拢。这只不过是应合西方经济军事强权的派生文化之说，东方文化必定会随着东方国家的崛起，与西方文化共洪流。中国人不要小看了中国人自己，这是亚明先生的常谈。

亚明先生的600余幅国外风情写生创作，在他一生的全部绘画作品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这是他艺术成就上的一个重要部分的一个重要方面。

亚明先生的全部艺术实践和文化价值追求可以说是相当理性化的和非盲目性的，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这种理性化目标是建立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和分析上的，是建立在对西方文化历史和未来走向的判断上的，鉴于此，他确认当今中国画艺术必定是画家站在新的时代高度，以不同以往的思想境界，锲而不舍地去承继并发扬中国千年艺术辉煌，以在新世纪开出新花，再结新硕果。

由之，亚明先生的整个社会活动和艺术活动，包括由他组织的或个人从事的艺术活动，都无不以上的目的而进行。

目的的正确和为目的的努力奋斗，加上正确行使了党交给他手中的一些权力，他最大可能地凝聚了江苏千年人文沃土孕育的众多美术精英，促成了江苏美术事业上世纪50年代以后形成的大好局面，以及以傅抱石、钱松喦、亚明、宋文治、魏紫熙为代表人物的“新金陵画派”的应时而生。在缔造一个新的光辉事业的同时亚明先生也在艺术上缔造了自己，成为当代中国最有成就的画家之一。他常深情地说，我在艺术上是很得益于胡小石、吕凤子、曾昭燏、陈之佛、傅抱石、高二适等诸位长者贤辈的。

有人说，亚明先生之所以成功，有其政治因素。这话有其道理，问题是在相同政治因素条件下，谁能选择正确的政治目标和方向；我们不能不承认政治是复杂和曲折的，往往是难以以个人的行为能力对其进行“正确”选择的，弄不好也会碰得头破血流的，这特别是在以往人们还能记住的岁月里。

亚明先生的艺术作品，包括他的异国写生画作，对欣赏者的情感冲击力，或称视觉张力，是以时代思想的清新、画面气势的滂沛、具体笔墨的灵动为特质的。他的一些应酬之作，虽两笔三墨也无不显示着他为人的智慧和胸中审时度势的能力。亚明先生作品的艺术视点可以简单地说是“一气、二势、三笔墨”，这是和他所强调的“中国画有规律而无定法”的中国画理法相一致的。我们从他每一张作品中都可以领略到他这一中国画理法观的光彩。

有关亚明先生画作的“笔墨”已有不少美术理论家从传统的渊源上论及，他的“笔墨”是传统的活变，而不是为传统而传统的重归，因之，亚明先生的画作具有着新时代的新的生命力。这种艺术的生命力又必然是以画面的“一气、二势、三笔墨”来彰显的。“笔墨”离开了一气、二势，从当今时代的发展趋势来说，那就是可能等于零。“气”和“笔墨”是中国绘画中所强调的不同于西方美术的根本区别点。

亚明先生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走出，而又与时代发展同步的画家，他的步姿影响了江苏三代画家，而这恰恰又是传统功力深厚的一些画家从思想深处所难以到位的。亚明先生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优势，是他对中国传统绘画正面攻取和迂回夺取的双向进攻后取而胜之的。在现代中国画界只有少数老画家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亚明之所以的亚明吧。

亚明先生的异国写生，是他用中国传统笔墨描绘祖国人文山川理念的对外延伸，他力图证明中国的传统笔墨不但可以张扬民族的新的时代思想风貌，也同样可以无国界地借异域人物、景致，另具别格地开创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共举人类文化文明的艺术新路。

亚明先生的异国写生创作无疑是中国老画家中有国外题材画作最多的一位和最有成就的一位，可惜的是他去世得似乎过早了一点。直到他去世前不久，他还在题写一张自己描绘巴基斯坦风光的作品……

亚明先生本来是不应该就这么匆匆离世而去的，很多人都为他早去而遗憾！

2003年6月于紫金山下

巴基斯坦教堂門口所見
庚辰重陽題於近水山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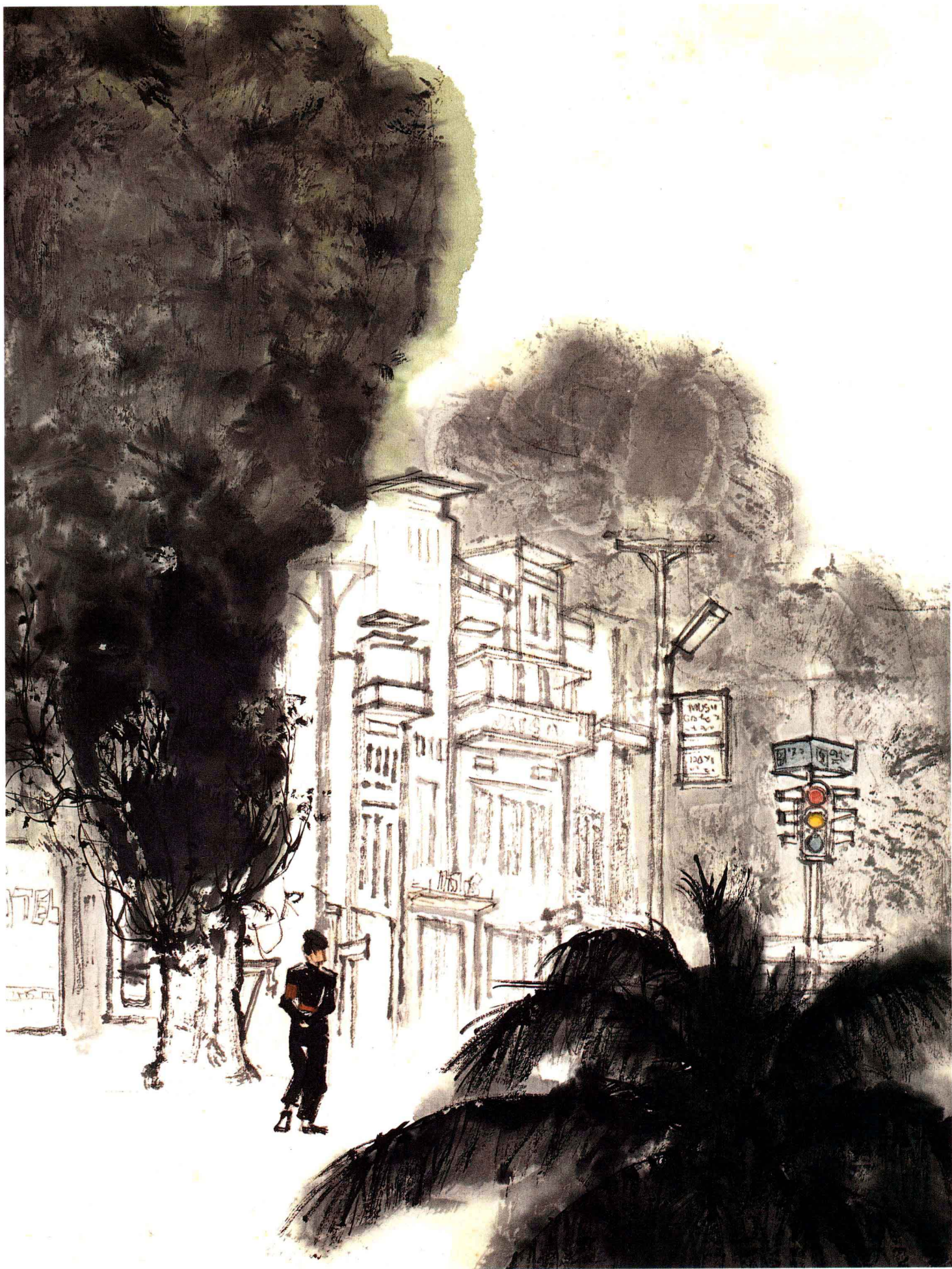
教堂門前 84cm x 50cm



阿拉伯海 2005年冬月 于青 画



阿拉伯海 46cm × 34cm



饭店门前 46cm × 34cm



所见 40cm × 33cm 周志平先生收藏